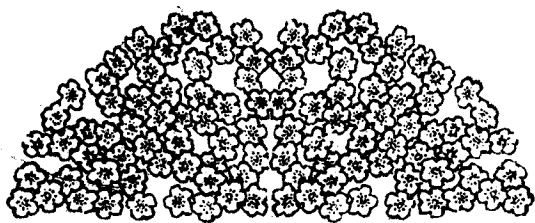


短篇小说选

1949—1979





短篇小说选

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短篇小说选(一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470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1 插页 2

1979年5月北京第1版 1979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50,000

书号 10019·2754 定价 1.55 元

编 选 说 明

建国之初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为《人民文学》创刊号题词：“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”，向我国文艺工作者发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热情号召。三十年来，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，我国文艺事业有了很大发展，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，积极努力，创作出了大量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。但是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期，他们炮制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，在文艺界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，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，残酷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，使得我国文艺园地百花零落，万马齐喑。万恶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相继被打倒，我国的文艺事业重新得到蓬勃发展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，华主席为《人民文学》题词：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。”给我国文艺工作者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，引导我国的文艺创作日益走向百花争艳的局面。目前，在新的长征路上，广大文艺工作者正在努力创作崭新的作品，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贡献。

三十年来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之中，短篇小说是一个重要的部分。三十年中间，虽然一度遭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摧残和破坏，但是总的说来，我国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队伍茁壮成长，新人辈出。报刊发表和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短篇小

说，题材广阔，风格和手法丰富多彩，其中许多作品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这些作品，反映了时代风貌，配合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，有力地发挥了“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”的战斗作用。

为了比较集中地展示建国三十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的可喜成果，宣扬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中的胜利，以无可批驳的事实戳穿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强加给我国文艺界的各种罪名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部选集。

选集所收作品，力求具有较高的思想、艺术水平和不同的特色；并顾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，作品题材、风格和手法的多样。读者的评价和反映，已产生的社会效果，是选收作品的重要依据。某些虽有缺点而主要思想内容积极、健康的作品，也加以选收。选集目次，大体上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。根据篇幅情况，分册陆续出版。由于编辑水平有限，资料搜集不足，这部选集难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，切盼得到广大读者、作者和各有关方面的批评、帮助，我们将在再版或出版最后一册时改正和补遗。

谨以此书作为献礼，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诞生三十周年。

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

一九七八年十月

目 录

早晨六点钟	刘白羽 (1)
山地回忆	孙 犁 (12)
双龙河	马 加 (20)
正月	孙 犁 (32)
家	西 虹 (41)
强扭的瓜不甜	谷 峪 (55)
登记	赵树理 (66)
尹青春	寒 风 (94)
铺草	知 侠 (117)
春子姑娘	杨 朔 (145)
永生的战士	立 高 (163)
八十一号车	柯 岗 (202)
科尔沁草原的人们	玛拉沁夫 (212)
阿合买提与帕格牙	王玉胡 (231)
罗文应的故事	张天翼 (251)
半夜鸡叫	高玉宝 (261)
山间铃响马帮来	白 桦 (265)
农村散记	秦兆阳 (305)
大青骡子	刘绍棠 (330)
勐铃河边春来早	林 予 (338)

扬着灰尘的路上	刘白羽 (373)
不能走那条路	李 准 (385)
绿色的底层	王公浦 (399)
擒匪记	史 超 (418)
一把酒壶	崔八娃 (433)
前进曲	师 陀 (443)
老米涛和她的儿子们	李 康 (461)
老烟筒	魏 巍 (473)
老水牛爷爷	峻 青 (495)
小胖和小松	果向真 (519)
春大姐	刘 真 (532)
朴玉丽	王西彦 (567)
韩梅梅	马 烽 (592)
崔毅	舒 群 (607)
青春的召唤	雷 加 (632)
春种秋收	康 濯 (638)

早晨六点钟

刘白羽

南方的雨季开始了，向最后一条省界追击敌人的部队，已经两日夜没有睡眠，今天天黑以后只有在雨地里安置露营。

营长沈贵良在前天战斗结束时，亲手把雨衣盖在负伤的通讯员身上带走了，这时他只披了一块战士的绿色油布，在指挥设营。他帮战士们选择地形，他大声嚷叫，坚决反对个别偷懒的，随便找棵大树就困觉的人，他严肃地督促战士们钉桩子、拉绳子、搭油布、在旁边掘水沟。他一边走一边安然地跟第一连连长说：“你瞧，南方作战，这一点真方便，一块油布一杆枪，哪里不能去？”雨水在他脸上流，他一边说一边笑。第一连连长却不断揩抹脸上的雨水：“我看，怎么的也没住洋楼好！”他，这一个北方人似乎永不习惯这一身雨水，两脚污泥的日子。“怎么？陈鸣和同志，在城里住你不是喊叫憋闷吗？”第一连连长从声调里知道营长认真起来了，他就敬个礼，转身，唧咕唧咕踏着烂泥浆走了。沈贵良站在雨地里望着陈鸣和背影，——他知道，陈鸣和内衣小口袋里装有一块勇敢奖章，还是用登载他英雄事迹的《东北日报》包的，他听见枪响就眼红，两个月不打仗就说骨头闲得快拆架了，浑身上下挂过七次彩，可是“问题在思想！”沈贵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：“问题在思想！”

全部宿营后，营长巡视了一周，最后钻进了他自己那间油布

搭的“小房”。通讯员烧起一堆柴火给他烘衣裳，他就从挂包里抽出一本书，借着熊熊的火光看起来。油布上呢，还唰唰响着雨声。新调来的通讯员不摸首长脾气，吵着：“你两天没困觉了，……”他自己忽然就笑啦；他想起这本书，这本苏联红军关于战地勤务的书，带在身边十几天了，有时候看两句，枪一响就把它塞进口袋，他想今天一定看完了它，他希望看完了它再打仗。这个通讯员却是个爱说话的人，他报告了一件不高兴的事给首长听：

“营长！本来我给你找到个营部（按他的意思这四角漏风的油布棚算什么营部），后来师部把我们撵出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撵？”营长有点惊疑。

“咳，四科长说——师部实在没有房子，师部办公，营部不办公嘛！”

“同志，你想想，师部要不收电报、不挂地图，这仗怎么打！？……后边有，谁还顶着雨多走这么些路，——你这又不是什么金房子银房子（通讯员笑了），同志！不要保守，营部有的时候在战壕里，战壕也是很好的家啊！”

这时候，有一个人在外面唧咕唧咕地走过去又走过来。通讯员又多事地探出脑袋去猛喊了一声：

“哪一个？”

那个黑人影子停着问：“谁住这里？”通讯员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营首长。”

沈贵良却一骨碌爬起来，因为他听出那是师长的声音，他赶紧一面答话：“第一营营部。”一面走出去敬礼。

师长很兴奋地叫他：“啊，——沈贵良同志吗？营部露营了？我们侵占了你的地盘是不是？这不大好是不是？”

营长跟师长不是一般上下级关系，一九四七年夏季四平攻坚战的火线上他救过师长，后来师长又救过他。不过师长救他不是在线上火线上，也不是在手术台上，而是一九四八年最后一次解放四平的进攻之前。初春乍暖，雪开始融化了，他在泥泞冰雪的阵地上跟团长争论，他拒绝接受团配署给他的炮兵，他觉得那不是给他背一个大包袱吗？你还得分心照顾他；太靠后了，顾不上指挥，太靠前了，敌人来一个反击不会失落吗？团长暴跳如雷，批评他“落后！”“保守！”他一声不哼，石头一样蹲在那里抽烟。这个时候，师长来了。师长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笑着的，就好像一直看到你心里一样。师长很瘦，一嘴黑胡髭，每一次作战，他都一个人在前线上到处走走，有时走得很快，有时走得很慢；可是他永远不弯腰，子弹也打不着他，有时一颗炮弹打过来了，他仰头听一听，停下来，炸弹炸了，他打打身上的尘土，骂一声，又轻快地摇着两手走他自己的了。他发现不勇敢的人，一点也不责骂，他就带着他在前线上走，后来那人就不怕了。战士们都喜欢师长，说谁要把战场动作练得象师长那样，才算到家了呢。他来了，问清怎么回事，他笑了，他说：“一营长！带上炮，我跟你去。”然后他一面走一面说：“抗战的时候，咱们在敌后跟鬼子摆地雷阵、搞地道战，你说苦不苦？”“怎不苦。”“那时候部队上常说，你一定也说过：‘妈的！要有炮擗他一排子多好，……’现在有炮了，你为什么不擗他一排子呀！你舍不得敌人吗？！你脱了裤子挨敌人炮打，让美国炮弹白白把你的同志打死吗？！你！？”他就亲手帮助营长部署了炮和重机枪阵地，区分了任务，组织了火力交叉，规定了联络信号。那次胜利地解决了四平，战斗结束的时候，在四平天桥上，营长忙着收集战利品，一下逢见师长，他劈头就问：“炮没丢吧？”营长敬礼，满面飞红。师长笑嘻嘻拍拍他肩

膀说：“同志，最可怕的是思想问题，保守就要落伍，危险呀！那样就不能很好为党工作呀！——磨磨脑子吧！多磨磨脑子吧！”营长对别人说，那一回师长从思想上救了他，把他停留在抗日游击战争时期的思想水平，提高到现在正规战争的水平来了。从那以后，营长热心学习政治、文化和军事了，他成为团里最杰出的营级指挥员，他擅长指挥步炮协同作战。

现在，师长这样兴奋、快乐，拉了沈贵良的手说：

“走！你去听一听，听一下也好啊，这是什么声音！”

营长不知做什么，只有跟他走，一走就走进旁边一片树林里的小屋。

小屋就是整个师部，箱子、电台和药箱子，地下还有绳子、电线，挤满人，简直无法插脚了。师长带营长走到桌前；那里点着灯，沈贵良看见政治委员、参谋长，还有老百姓大人和小孩子，（大概是这草房的主人吧！）他看看每个人都那样庄严静听，他自然而然的就放轻了脚步。他听见从那个小小的灰绿色美国收音机，——师长管它叫“我的粮食箱子”，——发出声音，声音很复杂，很嘹亮，分不清是唱还是叫喊，只是象一片大海在翻腾上下轰轰地叫啸，——这是什么！？他举眼看师长，师长严肃地对他摇摇手，又指一指收音机，——那翻腾大海似的声音简直象悬空飞来的瀑布，不停地震动整个天空、整个世界。渐渐他听清这是人民的欢呼，突然从这无数万人欢呼中发出一声宏亮而雄壮的呼声：“万岁！”“同志们万岁”……政委紧张地拍着手说：“毛主席，毛主席……”在毛主席的呼声之后，那海一样的人群的欢呼更高、更雄壮，如同风扇了火，火烧得更旺盛了。……

政委是一九四六年参加“和平调处小组”作过政治斗争的人，他天真地拉着第一营营长的手告诉他：“我们的新中国宣布

成立了！我们胜利了！”

师长从旁坚毅地说：“政治委员！你那什么小组的美国人呢！让他们听一听吧！让他们听一听吧！……杜鲁门牌的炮弹呢？啊？……”

沈贵良听着，一直听到收音机里面，毛主席在说：“同志们，你们辛苦了。”会散了他才走出小屋。

雨已停止，天空露出一片繁星。

他看见师长还在唧咕唧咕的走来走去，沈贵良一心一意的在听，不知师长什么时候出来了。他熟知师长的习惯，师长在想心思，不便打搅，他就悄悄往回走。忽然师长止住他：“一营长，你知道什么是胜利？”沈贵良这时只知道快乐，这一问，他一时倒回答不出。他只是那样高兴，很想找个人放开嗓子讲一阵，可是这是他的上级，差两级的上级。师长却放了他：“你回去，磨磨脑子呀！这个问题，同志，磨磨脑子呀！”他们还未分手，忽然参谋长出现在树林边边上喊：“三〇五（师长代号）！有情况！”师长一听，立刻转身就急速地抛开他转回去了。

沈贵良回到自己油布棚里，火熄灭了，他乐得阖不上眼，躺下又坐起来，跑出去，想找个人，战士们可是都睡着了，他只得跑了回来。他很可惜教导员负伤不在这里，他想起教导员那年青的、胖胖的、微笑的面孔，他就笑了。他知道教导员是个很强的干部，强的干部不见得没缺点。有一点跟他一样，从前闹个人英雄主义，不安心做政治工作，要求上级调军事工作，每月一号十五号写两次报告给团政委，团政委告诉他以后这一天收到他的报告就不看。只有后来，也是一九四八年春天，他飞跃地进步了，因此影响营不但是一个战斗英雄营，也是一个政治模范营了，——为什么都是一九四八年春天呢？……

他还没睡着，油布闪亮着绿光，他睁开眼，原来是师部通讯员在外面打着手电筒叫他去开会。

前线情况在变化。本来准备明天穿过省界，因为两日夜泥泞追击，师打算让部队恢复一下疲劳，好进行边界上的一战（这是部队前进方向上最后一条省界了），可是在到边界的路上还横着一道河，敌人控制着桥梁。刚才侦察队送来情报：敌人从天黑以后在大规模移动，看情形有放弃桥梁、破坏桥梁的可能。师长根据这一情况宣布他的决心：“不能等待军的指示，立刻抽调身边这一个营，突击抢桥！”会议就结束了。师长最后对沈贵良看了一眼，沈贵良挺了挺胸脯，师长点点头，举起一只捏得很紧的拳头，做了一个重重打击的手势，就转过身从参谋手里接过地图去看了。沈贵良要走的时候，师长忽然又止住他说：“争取早晨六点钟过界！”

“师长！一定。”

二十分钟以后，沈贵良把“成立新人民政府”的消息报告全营，火线上是来不及举行什么庆祝会的，营在漆黑无比的山路上前进了。

沈贵良一面走一面考虑他这个营，——自从一九四八年春天以后，他已经养成这样一种习惯，他每次接受任务后，都从思想上、政治上来考虑营，就象营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一样，他要没决心就打不过对手，营是坚强无比的营，不过营的情绪怎样？有什么新问题吗？……他认为胜仗有几种，最好的一种是上下思想一致，从开始到结尾，这方面一点缺憾没有，这种胜仗，不单纯是军事上也是政治上的胜利，这样每打一仗就会大大提高部队的质量。他记得在东北开始反攻时，他曾经和某些不爱护城市、破坏城市的农民思想作斗争，营成为城市纪律良好的营，现在

呢？他们在半个月以前曾经担任卫戍一个十余万人口的城市，他现在却要 and 一种城市影响，——怕露营、怕饥饿的思想作斗争吗？不，没有，每个战士都在艰苦前进，为了最后胜利，也许这里只有一个人，但一种萌芽就会变成一种普遍思想。第一连连长他说什么呢？——他说：“露营没有住洋楼好。”这是什么思想呢！？师政治委员在总结城市卫戍工作会议上不是说过：“同志们！——坐在沙发上站稳无产阶级立场，是不简单的事。我们胜利了，我们要管理这许多城市，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领导。胜利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严重的思想考验呀！”对，师长问：“你知道什么是胜利？”我应该知道，我们不断前进，前进一步同时也会出现新问题，我们一定要克服它再前进。

他这样考虑以后，就走到第一连连长那里去。他叫了声：“老陈！”他从黑暗中看见第一连连长陈鸣和肩膀上背了足足有四五支枪，这是他经常关心战士，帮助体力弱的战士的表现。

陈鸣和答应着：“嗯，营长。”

“你背的太重了，回头还要你指挥作战呢，给我一两支！今天可是今天呀！”

“对，今天……是今天，咱建立了人民国家，我就更要多扛几支枪。营长！要是背得动，我还把炮也背上，他妈的！让炮弹从我手里揍出去，轰，——轰，我拿这作个纪念。营长！你还记得——咱们头一抹撤退四平，那是……”“那是一九四六年，上级叫咱们从咱们战壕里撤退，你流了泪！”“对，——革命军人流血不流泪，那回我流了泪，营长！可没白流。”“我们不会白流，老陈！我今天有一点误会你！”“我知道，我说了一句话你不满意。”“不是我不满意，是思想问题。”“营长！洋楼比露营好，你说这不是真话？可是我从来没有洋楼，连一间猪窝也没有，——四平不

坏，那是？……对，一九四六年，我在战壕里说：‘这回，妈的！守着它，咱们的哪，不能给敌人，那房是一间一间盖的。’可是后来轮到咱们打四平，我不这样想，……你记不记得，淮河大桥那老工人说什么来的？”“噢，你说那老工人呀！”

营长想起南下途中顺平汉路作战，他们攻过淮河，淮河大桥爆炸了，火光满天。

他抢到河边，黑烟跟搅翻了灶火底一样，敌人逃走了，没有人，他在河边上突然看见一个老头，那老头站着不动，眼望着毁坏了的大桥，眼里含着两泡悲伤的泪水。营长，第一连连长，第二连连长，教导员和战士们跟他谈话。老头是平汉路局信阳工务段长台关工棚子的棚头，从有平汉路他就当路工，他日日夜夜保护、修理大桥，只有一次他想亲手炸毁它，——那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时候，可是下不了手，他就埋藏了工具逃走了。现在营长拉他的手，老工人眼泪流出来了。营长难过的红着脸，心里想：“你跟我哭吧，你应该跟我哭。”嘴上就说：“老工友同志，——是我们来迟了！”你猜那老工人怎么样呢？他一只手指把下巴上的泪珠用力抹去，他摇摇头说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……营长想到这里，他看了看第一连连长。

第一连连长说：“他说什么？他说——‘你们给我记着这笔账！’要算，营长！要算！”

他的声音很激动，惊动了他身后面的战士们。他忽然恳求：“营长，今天——咱们不会迟了，这座桥你给我，营长！”

营长缓慢的，深沉的（从那脑海里浮现他前进路上所看见的无数被烧毁的房屋，被杀死的人，……）说：“陈鸣和同志——这样的账咱们记得少吗？从松花江到珠江。”

突然一个人抓住他的肩膀，他回过头，那人“噗哧”笑了，营

长猛叫了一声：“啊，老李！老李！”就紧紧抱住了教导员。教导员快乐地说：“放开！放开！——同志，伤口又给你挤炸哪。”

营长放开他然后问：“你怎么来的？——你真是个宝气，老李！你知道吧！今天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，师长刚才告诉我，让我们记着今天。老沈，我真不容易赶上你们，他妈的！你们甩不下我，同志！”

营长高兴极了，他在黑暗中笑着想：

“我还要批评第一连连长吗？同志！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吃苦，我们牺牲，我们偶然也闹问题，可是我们永远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，……”

这时，走在最前面的教导员、第一连连长同时惊叫了一声。营长才从沉思中醒来。一下，他看见前面一片漆黑中有一处熊熊的火光正在燃烧……

营长扭转身猛叫起来：“敌人在烧桥啊！第一连冲上去呀！抢桥呀！抢桥呀！”

他们在山上，前面是大河，火发亮，树木在雨中闪光。陈鸣和举手一摆，他就跳进山坡的荆棘丛中去了。战士们跟在他后面，都不顾一切，就从石岩上、树林中、荆棘里，刺刺地冲了下去。在这段又高又陡的山岩上，他们的两脚不能停止，也无法停止，脚变成了翅膀，象一群英俊的雄鹰，象风一样，从山上飞冲了下去。桥上的火焰随风飘卷，河水是一片黑沉沉，只在血红火光中照出险恶的怒涛。雨点迎面刺着战士们的眼珠，可是他们的眼睛连闭也不闭一下，直视着那桥，直奔向那桥，桥在燃烧，桥在燃烧。

营长跟第一连一道冲到河岸上。

他看见桥在燃烧，可是刚刚烧起，桥架没有崩塌。他瞪着两

只眼珠子，喊叫着、奔跑着，他觉得火在烧他自己，烧他的胸膛。

忽然他看见了第一连连长，一手举着波波飘动的红旗，连停也不停，就象一匹竞赛中直奔终点的骏马，一直冲上桥，上了桥，他还没有停。枪声啪啪、啪啪地响起来了。营长立刻从身旁一个战士肩上一把把轻机枪抢过来，他熟练地跑了几步，扑在河岸，立刻向对岸射击，掩护战士们抢桥，立刻他发现身旁刺刺喷射着火花，另挺机枪跟他并肩射击了。营长一面射击一面抬起头，——第一连连长不知哪里去了，只见战士们一只一只黑影，一刻不停地、勇敢地冲进火焰中去了。子弹在空中嗤嗤地飞。他看见——火光中，有一个人影一歪，从桥上落下去，……他看见火光照红的惊涛骇浪，一下把那个同志吞没了。他咬着牙急速发射……

不久，枪声停息了，战士们在扑灭桥梁上的火焰了。

营长爬起来，原来他整个身子刚才趴在一滩水泥里，他就带着这身淋漓的水泥，笑着，——他忍不住从胸中发出的笑声。这时，他遇见教导员，原来教导员就是刚才在他紧身边抱着那一挺机枪发射的，两人相对笑了一下，走上桥。

桥上余火未熄，有些熄了的木头象黑炭一样冒着白色浓烟。桥下面河并不宽，不过水哗哗地流得很急。营长从桥上大踏步走过，突然在桥中心停住，低下头，他看见微弱火光下逐渐发黑的河水还最后闪映着一闪一闪的亮光。他心里说不出那样的悲伤，他不知那是谁，不过他心里想：“同志！你牺牲在今天，今天！”

教导员忽然从后面来的一个小战士枪杆上，拿下一只小铁筒，他从里面取出一支写标语的笔，他弯着受过伤的腰干子，非常聚精会神，专心一致的，在桥柱上写下一行大字：“十月一日夜